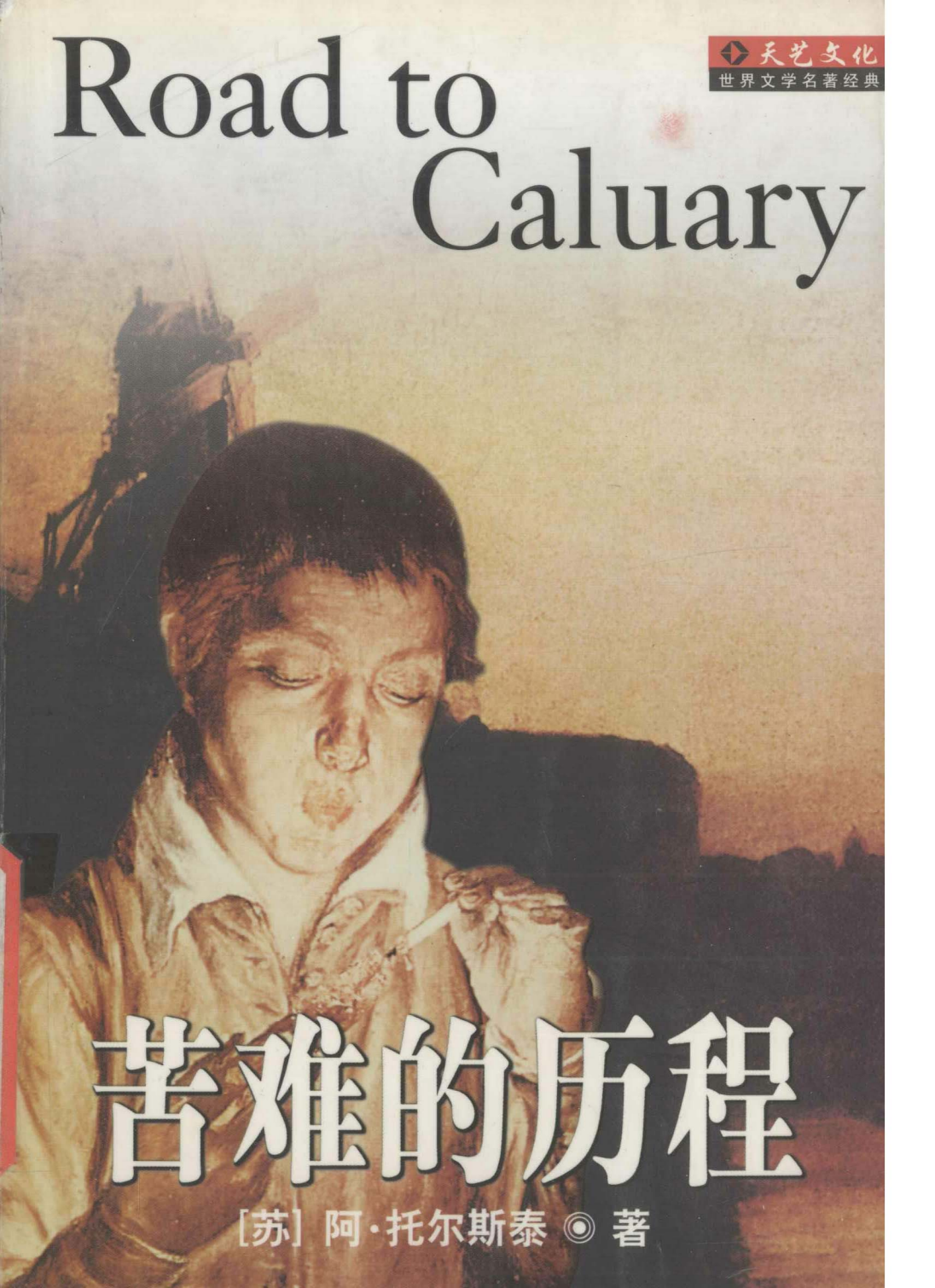


Road to Calvary

天艺文化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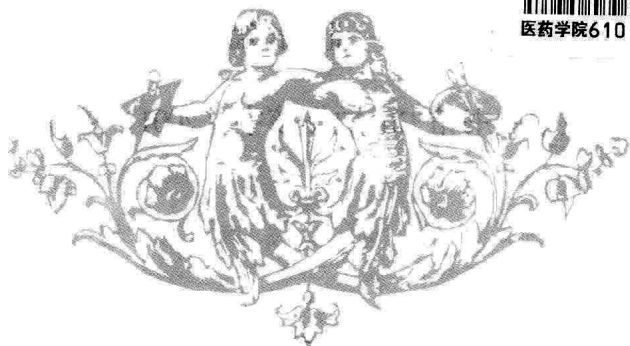
苦难的历程

[苏] 阿·托尔斯泰 © 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医药学院610 2 00954200



苦难的历程 上

[苏] 阿·托尔斯泰◎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第二辑) /哈代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10

ISBN 7 - 5387 - 1485 - 5

I . 世… II . 哈… III . 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9175 号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第二辑 苦难的历程

作 者: [苏] 阿·托尔斯泰

责任编辑: 叶天洪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河北省唐山市兴卫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32 开

字 数: 1478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二版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387 - 1485 - 5/I·1400

总 定 价: 653 元 (全 31 册)

苦难的历程

(苏) 阿·托尔斯泰

上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部 姊妹俩

第 一 章	(3)
第 二 章	(5)
第 三 章	(9)
第 四 章	(15)
第 五 章	(20)
第 六 章	(28)
第 七 章	(37)
第 八 章	(46)
第 九 章	(52)
第 十 章	(58)
第 十 一 章	(64)
第 十 二 章	(73)
第 十 三 章	(79)
第 十 四 章	(88)
第 十 五 章	(97)
第 十 六 章	(105)
第 十 七 章	(111)
第 十 八 章	(113)
第 十 九 章	(118)
第 二 十 章	(123)
第 二 十 一 章	(125)
第 二 十 二 章	(129)
第 二 十 三 章	(134)
第 二 十 四 章	(141)
第 二 十 五 章	(144)

第二十六章	(149)
第二十七章	(153)
第二十八章	(160)
第二十九章	(162)
第三十章	(166)
第三十一章	(170)
第三十二章	(172)
第三十三章	(178)
第三十四章	(182)
第三十五章	(183)
第三十六章	(193)
第三十七章	(196)
第三十八章	(198)
第三十九章	(203)
第四十章	(206)
第四十一章	(209)
第四十二章	(213)
第四十三章	(216)

第二部 在一九一八年

第一章	(225)
第二章	(239)
第三章	(259)
第四章	(281)
第五章	(295)
第六章	(322)
第七章	(331)
第八章	(359)
第九章	(395)
第十章	(410)
第十一章	(441)
第十二章	(460)

第三部 黯淡的清晨

第 一 章	(465)
第 二 章	(476)
第 三 章	(484)
第 四 章	(494)
第 五 章	(499)
第 六 章	(507)
第 七 章	(510)
第 八 章	(523)
第 九 章	(527)
第 十 章	(542)
第 十 一 章	(575)
第 十 二 章	(600)
第 十 三 章	(608)
第 十 四 章	(636)
第 十 五 章	(646)
第 十 六 章	(675)
第 十 七 章	(700)
第 十 八 章	(718)
第 十 九 章	(739)
第 二 十 章	(781)

第一部 姊妹俩

第一章

初到彼得堡的旅游者，只要留心片刻，便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感触：一半是兴奋；一半是消沉。

踉跄在大街上，凝视着涅瓦河黑沉沉的河水，眺望着河面上一条条飘带似的桥梁，在明亮的灯光下，可以看到河边那愁眉苦脸的宫廷；仰望那高耸入云的彼得保罗大教堂，俯视那颠簸不定的小船，数不清的满载湿木柴的驳船，拥挤地靠在花岗石隄边；冷看过往行人的脸，个个都满面愁云，毫无血色，那一双双眼睛也黯淡无光——这个旅游者，眼观此景，仔细打量，他如果是个心静如水的人，便会把脖子埋到自己的衣领中去；如果是个愤懑的人，肯定会想：如果把这些迷惑人的老古董，通通打个粉碎，该是多么大快人心啊！

彼得大帝在位时，有一天圣三一堂的司事从钟楼上走下来，在黑暗中看见个光着头的、枯瘦的女妖，他大吃一惊，发狂地冲入一家酒店里喊道：“彼得堡要遭劫了！”结果，他给沙皇暗探局逮去，毒打了一顿。

从此，彼得堡总有点儿神奇古怪。有时传说魔鬼在瓦西里耶夫斯基岛的街上赶着四轮马车。又传说有一个暴风雨之夜，河水高涨，皇帝的铜象跳到街上狂奔。还有一次，说是有个死了的官员，把脸贴在一个枢密顾问官的马车的玻璃窗上。

最近的一天晚上，诗人阿历克赛·阿历克赛耶维奇·贝索诺夫，坐了一辆轻快的橡皮轮马车，前往岛屿，他睁着泪眼，仰望星空，觉得四轮马车、桥灯，以及沉睡的彼得堡，都不过是一场梦境，一种幻景。

两百年如水逝去。地处沼泽与荒野中间的彼得堡，令人向往的无限权力与光荣；宫廷的互相倾轧、谋杀帝王、凯旋典礼以及残酷的极刑，都一去不复返了；女人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民族的命运决定于温暖而凌乱的床第之间；魁伟壮健的毛头青年走上王座的台阶，去分享那威权、御床以及拜占庭式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

俄罗斯人和邻国都注意着京都的狂乱行为。这批彼得堡的妖魔吸吮着国人的鲜血永不满足。

彼得堡充满着狂暴枯燥的夜生活。疯狂淫佚的夏夜；不眠的冬夜；绿色的牌桌加上黄金的玳瑁声；和着音乐婆娑起舞的男女；飞驰着的三轮车，临晨时

吉卜赛人的决斗；凛冽的寒风中，伴着尖声的笛音，皇帝威吓地检阅士兵……

近来，大企业雨后春笋般创立起来。价值千百万卢布的产业也不断涌现。银行、音乐厅、溜冰场、酒店相继建筑起来；在这些酒店中间，客人们纸醉金迷。赌场、幽会所、剧场、电影院和游乐园，很快开设起来。工程师和资本家们正规划在彼得堡附近的一个荒岛上，建设一个更加豪华的新都会。

自杀的案件屡有发生。歌斯底里的女人们欣赏着血腥案件的审讯。用金钱可以买到奢侈生活和女人。连皇宫也被四处弥漫的淫乱所感染。

皇宫里那位目不识丁的农民也使俄罗斯受尽了侮辱。

彼得堡有着紧张而忧虑的生活。但控制它行动的中心力量，却没跟城市精神结合起来；这种中心力量建立秩序、安宁和礼节，而城市精神却在破坏这种力量。破坏的精神无处不在，它用致命的毒液浸渍着一切；丑名远扬的萨希加·萨格尔曼的巨额金融投机；炼钢厂工人阴郁的愤怒；在艺术家的地下咖啡室里，直坐到清晨五点钟的时髦女诗人没头没脑的愿望；那些本来应该跟这种破坏斗争的人不知不觉中扩大和加强着破坏。

那年月人们把爱和一切善良、健康的情感看作庸俗或陈腐；人们感觉到的是欲望，他们追求的是可以烧毁肝肠的辛辣的东西。

姑娘们丢弃了天真，太太们失去了忠实。破坏成为风雅，神经衰弱是优美。这正是时髦作家们所倡导的。人们为了不被当作讨厌的俗物宁可想出伤风败俗的恶事。

这就是一九一四年的彼得堡。人们在不眠的黑夜用酒、黄金、虚假的爱情、尖厉的探戈舞的乐声消解着悲愁。那注定的、可怕的一天即将降临这座城市。每一个缝隙里都涌现出新奇和不可思议的东西。

第二章

“……我们不想回忆任何东西。过去的不要再去缅怀，米罗的维纳斯可以吃，还是可以使我的头发长起来呢？我不懂那座大理石雕象对我有何用处，艺术？嘿！你们还爱以此聊以自娱吗？瞧你们的身上和你们的周围。你们的脚上穿着美国皮鞋！橡皮轮胎，一普特汽油，一小时能跑一百维尔斯特的红色汽车就是艺术。它激起我去征服空间。一幅画着一个漂亮的青年，戴一项亮闪闪的高顶礼帽的广告也是艺术。裁缝是当代的艺术家和天才！我要征服生命，你们却拿甜果汁来款待我。……”

狭窄的大厅尽头，响起专科学生和大学生的一阵哗笑与掌声。演讲者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萨普士考夫，微微一笑，推了推大鼻子上晃动着的眼镜，轻快地从讲坛上走下来。

大厅一边燃着蜡烛的长桌后面，坐着“哲学晚会”的会员：神学教授主席安东诺夫斯基；演讲者历史学家万里耶米诺夫；哲学家鲍尔斯基；滑头作家沙古宁。

那年冬天，“哲学晚会”受到几个不知名的年青人的猛烈攻击。他们恶毒地抨击德高望重的作家和哲学家，而且发表大胆的言论，结果召开晚会的这所古老住宅，每当星期六集会的时候，总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这天晚上也不例外。当萨普士考夫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下讲坛时，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立刻走上讲坛。这人脑壳凹凸不平，头发很短，年青的脸上颧骨高耸，黄蜡蜡的颜色，他叫阿根琴。他最近刚到这儿却已深得人心；每当人们问起他时，知道的人都抢之一笑。他的真实姓名不叫阿根琴，他刚从国外回来，说话有一定的份量。

阿根琴捻着稀疏的胡须，向肃静的大厅里扫了一眼，微微一笑，开始发言。

靠近中间通路的第三排椅子上，一个身着高领黑呢衣服的年青姑娘正用拳头撑着下巴。淡黄色的秀发在耳朵后面挽成一个很大的发髻。端详着坐在绿呢桌子后面的人们，不时凝视着蜡烛的火焰。

阿根琴猛敲了一下讲桌大声道：“世界经济就要用它的铁拳敲向教堂的圆屋顶了！”那个年青姑娘轻轻地叹了口气，把一颗糖塞进了嘴里。

阿根琴接着说：

“……而你们还在做着缥缈的美梦。虽然你们作出了种种努力，可是他们还沉浸在美梦之中。你们难道认为他们终归会醒来象巴兰的驴子那样说话吗？是的，他们确实会醒来，然而决不是诗人甜蜜的声音惊醒他们，也不是香炉里的烟惊醒他们，只有工厂的汽笛，才会把他们惊醒。他们会说话，但他们的声音听起来会很刺耳。你们还可以在草莽和沼泽里瞌睡五十年，但绝不能叫做对救世主的礼赞。你们的梦是过去的事。在这个堂皇的大厅中，几百卷的书籍和几十部歌剧虚构出俄罗斯农民的形象。然而我害怕，这可能招致血光之灾。……”

这时主席阻止他发言。阿根琴微微一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抹了抹头顶和脸庞。从大厅后排，传出一阵叫器：

“让他说下去！”

“不让人家发言，岂有此理！”

“这简直是对我们的侮辱！”

“后边不要闹！”

“你们自己也闭嘴！”

阿根琴又继续说下去了：

“……不错，俄罗斯农民是理论的焦点。然而这些理论只有跟他们多年的愿望和本能的正义概念有机地联系起来，才能生根发芽。只有注意俄罗斯农民饥饿的肚子和被折磨坏的脊背，摒弃其救世主的身份，才能在充分了解人民的基础上构建真正的理论。……在这儿，我们并不想批判你们。耗费工夫来审查一大堆幻想。但我们还要说：你们赶快悬崖勒马吧，因为你们的思想和财富，就要被无情地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那个年青姑娘，没有心思去理睬这些言论，她最关心的是这些人没有提到的另外一些事。……

这时一个人来到绿呢桌旁，他不慌不忙地坐到主席旁边，向左边右边点点头，用冻得通红的手掠了一下给雪花弄湿的、淡黄色的头发，随后将双手藏在桌面底下，直挺挺地坐下；他穿着一件合身的黑礼服，脸型消瘦，暗淡无光，弯弯的眉毛，眼窝深陷，头发便帽似地复盖着脸。他叫阿历克赛·阿历克赛耶维奇·贝索诺夫。

现在那年青姑娘怀着一种近于恐惧的心情一直凝视着这张漂亮得几乎叫人讨厌的脸，这张脸拥有她在刮风的夜里常常梦见的那些怪诞的特征。

他侧向邻座，质朴地微微一笑，可是那细巧的鼻孔的轮廓、过于象女人的眉毛以及整个面貌独特而微妙的力量当中，透露出奸诈狡黠、骄矜自大的神态，而且还包含着一种她所不能了解，然而又无比强烈地使她激动的东西。

这时候，胡须满面，戴着金边眼镜，大脑袋四周挂着几绺金灰色头发的万里耶米诺夫脸颊通红，答复阿根琴道：

“你是正确的。我们老早就在等待着一个恐怖时期的到来，我们也已预见到你的那种真理一定会取得胜利。世界属于你们而不属于我们。不过，我们知道：人们在工厂的汽笛号召下追求的只是一堆瓦砾，一片混乱，他们会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会因为找不到一滴神圣的水而烦躁。留神啊！”万里耶米诺夫竖起一根长长的手指，严峻地打量着听众，“为了所梦想的天堂，你们想把人变做机器，变做号码，可是在这个可怕的天堂里，潜伏着新的革命危机。那就是一切革命当中最可怕的精神革命！”

阿根琴冷冷说道：

“把人变做号码——那只是唯心论啊！”

万里耶米诺夫摊开双手，烛光照在他的秃头上。他开思说到这个世界正在走向罪恶，可怕的报应即将临头。大厅里有人咳嗽起来。

休息期间，那年青姑娘眉头紧皱，心事重重地站在门口。几个律师和他们的太太一边品茶，一边高声谈论。秋尔诺卑林正坐在火炉旁享受红酸果酱和鱼，他不时抬起那双醉眼，愤怒地瞅着走过的人们。头发上打着大蝴蝶结，脖子肮脏的两个中年女文人正在食堂的柜台旁嚼火腿面包。几个神甫在稍远的地方庄严地站立着，不屑与这些俗人为伍。批评家稽尔华双手抄在大礼服下面，花白的头发乱作一团，踮起脚跟，摇晃着身体，站在梯形大吊灯底下，等待有人向他走拢去。万里耶米诺夫进来了，两个女文人之中一个人向他奔过去，抓住他的衣袖。另一个女文人突然停止咀嚼，抖掉衣服上的面包渣，垂下脑袋，睁大眼睛。贝索诺夫一面向她走过去，一面殷勤地向左右点着头。

那个年青姑娘，注意到这女文人在紧身裙里面挺起胸脯。贝索诺夫跟她说了几句话，她便摊开她那双丰满的双手，哈哈大笑，还不停地转动着眼睛。

那姑娘耸耸肩膀，走出食堂。一个黝黑且憔悴的青年，身着天鹅绒短外衣，从人丛中向她挤过来；他满脸堆笑，握住她的手。他的手掌湿漉漉的，额角上挂着一缕湿湿的头发，美丽而明亮的眼睛万般柔情地瞅着她。他叫阿历山大·伊凡诺维奇·日罗夫。他说：

“是你啊！达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你在这儿作什么？”

“还不是跟你一样。”她答道，把手挣脱了，伸进暖手筒里，用手帕擦拭她的手。

他吃吃地笑着，眼睛更显温柔。

“你还讨厌萨普士考夫吗？他今天简直象一个预言家。他那粗鲁而特殊的口吻可能会使你着恼，可他的思想本质不都是我们暗地里想说，却又不明说出来的吗？然而他敢。这正是：

每个人都年轻，年轻，又年轻，

我们空着肚子，饿得难熬，
我们要把空虚吞掉。……

这是新鲜而大胆的！难道你不觉得有种新鲜事物正在涌现吗？就说这个阿根琴吧！虽然推理太多，可是他讲得多么透彻啊！再过两三年，一切都会迸裂，大量新事物就会涌现出来——那才痛快呐！”

他话音很低，甜蜜地微笑着。达莎觉察到他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微微发抖，是一种强烈的激动。她不等他说完，便急匆匆地向他点了点头，向衣帽间那边挤过去了。

粗暴的、带着徽章的看门人，捧出一大堆皮大衣和套鞋，对达莎递给他的号牌毫不理睬。她等候许久，从空洞的走廊上那扇破门里钻进来的风吹拂着她的脚踝，走廊里站着几个高大的马车夫，穿着湿漉漉的蓝大褂，高兴而又鲁莽地招呼走出来的人群。

“阁下，请坐我的车子吧，我的车子很快！”

“您到比斯基吗？我顺路带您去！”

达莎背后，贝索诺夫突然清晰地、冷冷地喝道：

“看门的，把大衣、帽子和手杖给我！”

达莎觉得如锥刺骨。她急忙扭过头去，盯着贝索诺夫的眼睛。他沉着地看着她，仿佛那是应有的礼节；可是不久他的眼皮便抖动起来，流露出活泼的、柔情的眼神，达莎觉得心跳加快了。

“要是我没有记错，”他弯下身子，说：“在你姐姐家里，我见过你。”

达莎随即不加思索地答道：

“是的，我们见过面。”

她从看门人手里一把夺过皮大衣，奔向大门口。街上，湿漉漉的冷风夹着铁锈色的雨点吹打着她的衣裳。达莎把皮大衣领子一直遮到眼睛边上。有人从她后面追来，凑到她耳朵边说道：

“嗨，好一对美丽地眼睛啊！”

达莎顺着湿漉漉的柏油马路，循着摇曳的灯光，急匆匆赶着路。一家酒店敞着的门里，传出来一阵凄凉的提琴声——奏的是华尔兹乐曲。达莎对着暖手筒毛茸茸的皮毛，嘀嘀咕咕地说道：

“哼，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简单啊！”

第三章

达莎在门廊里脱下湿淋淋的皮大衣，问女佣人道：

“没有人在家吧？”

女佣人鲁莎脸膛很宽，脸上抹着厚厚的一层脂粉，活像一个木头人，因此大家送他一个绰号叫蒙兀儿大帝，鲁莎往镜子里瞧了一眼，细声细气地回答说，太太出去了，老爷在书房里，再过半小时就吃晚饭。

达莎走进会客室，坐在大钢琴旁，两腿交叉，双手抱着一个膝盖。

她姐夫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跟太太吵了架，正在生闷气。达莎看了看钟，才十一点，哦，天哪，我三点钟才能睡着，这之间干什么呢？看书吧——可是看什么书呢？而且，她也不想看书。光是坐着想心事——这使得她更加烦恼。有时候，生活真是无聊。

达莎叹了口气，打开钢琴盖儿，侧身坐下，用一只手弹出一支施克里亚宾^①的乐曲。对一个女子来说，从一到十九岁的生活总是很难过的。绝顶聪明，而又抱着一种可笑的严格主义的女子，对待那些乐于消除处女烦闷的男人往往过分严酷。

一年前，达莎从萨马拉来到彼得堡学习法律，住在她姐姐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史摩珂甫尼考娃家里。姐夫是个声望很高的律师；他们的生活热闹而宽绰。

达莎比姐姐小五岁，姐姐出嫁的时候，达莎还只是一个小姑娘；直到现在她们之间才产生了一种亲密关系：达莎对姐姐依恋倾心，姐姐对妹妹温柔体贴。

姐姐的美丽、典雅和大方令达莎羡慕不已，达莎开始处处模仿她。和姐姐的朋友们在一起，她很害羞，甚至说话也支支吾吾。姐姐竭力把她的家布置得很典雅，市面上还不很流行的奇珍异物在她家里总能发现。每一次展览会她都没有放过，而且对那些未来派画家的画也很热心。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喜欢那种寓意深刻的图画，而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却对新艺术怀有很高的热情，害怕被人家看做落伍者。

^① 施克里亚宾（1871—1915）是俄国音乐家。

对那些挂在会客室里的古怪图画达莎也很爱慕，但这些正方形的人像，几何图形的脸，太多的胳膊和腿，令人头痛的沉闷的颜色——所有这些生硬的、乖戾的诗意远远超过了她那迟钝的想象力。所以，有时候她不免有些伤心。

每逢星期二，总有一批爱闹爱笑的人聚集在史摩珂甫尼考夫家的餐室里吃晚饭。他们中间有几位饶舌的律师，爱好女色，而且是文学新潮流的狂热追随者；有两三个新闻记者，他们对国内外政策知道得很清楚；还有批评家稽尔华，他一直企图在文学界掀起大风波。有时候也有来得很早的年青诗人，他们随身带着诗稿。快要吃饭的时候，一个知名人士出现在会客室，他从容不迫地走去吻了一下女主人的手，庄严地走到安乐椅前坐下。吃到一半，门廊里传出脱鞋的声音，还有温柔的话声：

“你好，蒙兀儿大帝！”——随后，那个扮演情人的演员，走到女主人的椅子背后，俯下光洁的、松软的脸：

“卡秋莎①——你的小手！”

对于达莎，晚宴的中心人物是她的姐姐。她姐姐娇美、和蔼而质朴。谁要是对她姐姐不够注意，达莎就会很愤怒；但谁要是对她过分殷勤，她就会妒忌——她总是用凶狠的眼光瞪着这两类人。

在这些人中间，起初达莎不知所措，后来便慢慢适应了。她认为律师除了拥有毛茸茸的常礼服、淡紫色的领带和中分的头发以外，一文不值。她也憎恨那个扮演情人的演员把她姐姐叫做卡嘉②，把鲁莎叫做蒙兀儿大帝，尤其当他向她姐姐祝酒时，达莎总是怒不可遏。

达莎对她玫瑰色的面颊毫无办法，觉得自己全然一个木偶。

那年夏天，达莎没有回到尘土飞扬、酷热的萨马拉，她很乐意跟姐姐呆在塞斯特罗列次克的海滨。在那儿，她们和冬天见过的那批人一块儿划船，洗海水浴，晚上听音乐，在疗养院的游廊上吃晚饭，星光灿烂。

姐姐为达莎定制了一身雪白的绣花衣裳，带一根丝绸腰带，一顶镶着黑丝绦的白纱帽子。在她姐夫的帮办下，尼卡诺尔·尤尔耶维奇·库立巧克突然爱上了达莎。

达莎对此很生气，请他去林中散步，他没有机会说话，手心只冒汗，她告诉他，她决不允许别人把她看做“纯粹的女性”；还说她非常生气，她要马上去告诉姐夫他怀有淫乱的妄想。

当天晚上，她果然给她姐夫说了。她姐夫捻着他修剪整洁的胡子，惊奇地望着达莎泛起红晕的愤怒面颊和不断颤动的大帽子，以及苗条的身影，突然在

① 叶卡捷琳娜的爱称。

② 叶卡捷琳娜的爱称。